

中華小說選

BAIHUAXIAOSHUO

中 篇 小 说 选

百花小說选（三）

贵 州 省 行 署 文 化 局 文 艺 创 作 室 编
毕 节 地 区

一 九 七 九 年 九 月

封面设计：**楊小吾**
插图



回 春.....丘 榆（ 1 ）

烛 泪.....秦玉明（ 61 ）

回 春

丘 榆

(一)

“吃药不如常运动”，这是退休老干部任培松的健身信条。鸡鸣天晓，披衣下床，凝神静座，舒展手脚，而后拄着拐杖，顺着林荫小道慢步走去又走回，吸点新鲜空气，再进屋洗漱用餐。这已经成了老任早晨生活的规律，只要不下雨，几乎天天如此。

这一天，老任洗漱完毕，老伴就端上一碗蜜蜂冲蛋花，一边往围裙上揩手一边说：“喝吧，喝完好看信。看看是不是三儿寄来的？”随着用眼朝写字台一指“喏！”“唉，这娃儿准是生妈的气了，好久都没来信啦。”她唠叨着走进小厨房。老任一旁答了话：“你又在胡思乱想些啥哟？”说着起身取过信来，眼看信封口开言，说：“瞧，这不正是三儿来的吗？你又冤枉好人了不是？”

“真的？”老伴问着走过来，“说些啥？”“生你的气！”老头在开老伴的玩笑，“瞧，这不是？”说着把这封还没拆开的信递过去。“啊，怎么说的？”老伴刚要伸手去接，老头那对幽默的眼和那张微笑的脸使她察觉是被捉弄了，便一把夺个信，报复了一句：“老不正经的东西！你欺负老娘是睁眼瞎？希罕你念。”她数落着拆开信封，抖开信纸，横摊

在桌上，拉起一副读信的架势，惹得老头哈哈大笑。这一笑不要紧，老婆子冒火了。“你难不倒人，不念我去请人念”。迭起信就要挪脚。“我说不念？是你自家要抢去看嘛。拿过来。听到没有？”老头子伸出手去。“啪”，老头子挨了个大手板，信也到了手中，又得了一句“老不正经！”随着递来了老花镜。

老任戴上眼镜，清了清嗓子，提醒对方注意听。面对面坐着的老伴，两手捏着信封，象发现了什么东西，忽然“噫”的一声。“啥哟？听着，我念啦，”老头说。“这里边象还有东西哩，你摸”，老伴说着把信封递给老头。因为她怕又弄个倒顺不分出洋相。老头子打开信封，取出个印着“山城照相馆”的纸袋，说了声“是相片”“相片？那个的，是不是小三的？”老婆子边发问边伸手就夺了过来，还说“我先看相，你先看信。看相我又认得横顺罗。”说着倒出一张四寸相片，用右手捏着角角，远看了又近看，近看了又远看，生怕看不清楚，一次又一次地揉着眼睛，看着看着，她自言自语的说起来：“小三长胖啦，秀妹也胖了，……瞧，笑得多甜啊，……多好的一对呀。”不知不觉她竟对着相片发问起来：“你们还生妈的气吗？”并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老头读信在乐，听老伴咳嗽叹气，抬起头来答了腔：“你呀，又想朝哪头去罗，儿子向你问好哩。”“你哄我，没有生我的气，为啥……”她把相片送到老头眼镜边，并用手指着相上俩人胸前的大红花说：“你瞧这是啥？结了婚也不告诉我，这还不是生气？”老头一看，又好气又好笑，便正经八板地说道：“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听听小三说的是啥？”

“……爸爸妈妈的耐心教育，使我明白了应当怎样才算革命的好后代。我下决心要向秀妹学习，做一个有志气的年青

家庭的时候了。我们俩打算今年国庆办喜事，这是我们第三次预定婚期了……”老头念得有感情，老伴听得入了神，她频频点着头，不等老头念完，就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“哪，你同意啦？”老头问。

“你不同意？”老伴反问。

“怕配不上呢？那姑娘……”老头想幽默几句，还没说完，被老伴瞪了一眼，含着笑朝脸上夺了一指头，差点把眼镜夺脱，还得了一句奖赏：“你这老不正经的东西！”老头急忙扶住眼镜，正正经经地问道：“你是真通呢？还是假通呢？”

“几十年的老夫妻罗，你还不晓得我的脾气？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底。”老伴分辩着。突然象想出了什么，摸出钥匙，走近三开柜，开了外锁开内锁，从小抽屉里取出一张三百元的存款单，转过身来，双手捧给老头，讪讪地表白着：“我这个当妈的，去年一时糊涂，办了件蠢事，对不起他们。你回信的时候，记着写上这几句。国庆办喜事我同意。这笔钱也给他们汇去，虽说不多，表一表当妈的心意。”老头被他这真诚的举动所感，一时无言以对。窗外杨树上的喜鹊欢叫声打破了这暂短的沉静。老头伴着喜鹊的叫声，嘿嘿嘿笑起来。他斜着个眼瞅着老伴说道：“老婆子，昨天要你拿两块钱来打酒喝你都叫穷，今天在那里发的这么一大笔混财呀？”“老不正经！就记到酒酒酒，不是不给你喝，是怕你喝多了不好。”老伴说着从柜里提出一瓶竹叶青来递给老头，命令似的说：“只准喝一杯，听到没有？”老头一声“尊令”，双手接过酒瓶，两老相视而笑。

（二）

任培松今年刚六十，中等身板，眼小鼻高下巴尖，一付

猴象。虽然貌不惊人，但干事认真麻利，为人鲠直忠厚。一解放就参加工作，土改那年入党，合作化那阵到供销社当股长，后来提升为商业局长。老伴名叫王淑贞，比老任小三岁，解放前是地主家的使女，土改前五年嫁给老任，因为没文化，加上拖娃带崽，没参加工作，一直在家当“总管”。两老膝下二男一女，大儿在外省工作，二女也嫁出了门。剩下个么儿子，名叫任纯厚，六九年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。这儿子长得比他老子俊，个头一米七六，瓜子脸蛋，大眼浓眉，配上一副雪白的牙齿，看样子就逗人爱。在学校里头，是班干、团干，还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。这样好的小伙子，按理不会愁无业可就，谁知下乡几年就是上不来。若问老任才六十为啥要退休，为了让儿子顶替找个出路，就是原由之一。

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动乱年月，象老任这样大小的个“官”，加上历史上被国民党抓去当过几天兵的人，是不会逃脱冲击的。他先挨批斗，再进“牛棚”，后当“猪倌”，前前后后，整整度过了十年。

老子遭罪儿倒霉，任纯厚的日子也不比他老子的好过。为着找出路，他妈不知操了多少心，流了多少泪。那年头，要想子女有出路，有权之家凭手段，无权之家靠特长。在送子下乡的路上，娘含泪叮嘱儿子“打铁要靠本身硬”，要炼好二胡笛子，打好兰球排球，为找出路创造条件。分手时母子痛哭一场。纯厚这孩子已是能审时度势的年岁了，妈的嘱咐记得牢。在农村两年，早晨练兰球，夜里练二胡，干活休息也没忘练指法弓法。功夫不负勤奋人，真练出了一手好艺。盼的是成材待选，又谁知坎坎难翻。

头一年推荐上大学没中，因为条件“高”倒也罢了。第二年好几个单位来招工，目测都说纯厚是块兰球运动员的好材

料，争着要他，当妈的还专门办招待向各方求助，满以为有些把握，到最后不知为啥又卡壳了。她向招工人员打听，得到的话是五个字：政审不合格。老婆子一气之下，去找头头论理，但一点效用不生，回家来母子抱头哭一场算了。这一次又一次打击，小纯厚的脑袋装进了许多难解的为什么。其中最简单的一条使他想开了，就是“老子冤冤不脱，儿子前程无望。”从此，他心中记了八个字：埋头务农，听天由命。干活之余读点书消遣，烦恼之时，拉几回《病中吟》解闷。

第三年招工，又分给小任所在的知青点一个指标，伙伴们同情地对他说：“今年无论如何也该轮到你了。我们给你打包裹。”小任淡淡一笑，微微摇头。他不愿吃这种“安慰剂”，不愿再去碰钉子。

不几天的一个早上，妈妈托人捎来了一个口信，说曾老歪家的大少爷都领了登记表，要他再去试一试。“他都够格？”小任在脑袋里划了个大问号。他，叫曾有能，入册半年的挂名知青。他老子叫曾宏发，此人五官本是端正的，自从造反当了官，“衣裳角角刷得死人”，就得了“老歪”这个不公开的美号。有能这小子，仗着有这么个歪老子，呆在家里，白天侍奉猫鱼狗，夜里演习“点秋香”，就这样接受再教育。想到这些，小任就活象那本小说里描写的着了魔的人那样，脸色铁青，两眼发直，筋在鼓跳，唇在颤抖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拳头攥得紧邦邦。唬的一下站起来，从墙上摘下挎包、胡琴，二话不说，拔腿就走。

五十里地走了不到四个钟头，到城两点刚过。他饭也不吃，家也不回，一直往住在招待所楼上的招工组走去。好几个人围着张长桌坐在那里，他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开会，三步两跨到了首席那位戴眼镜的老头跟前，唰一下从挎包里取出知青

足，上得楼去却是另一副面孔，缩头缩脑，象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他轻手轻脚，走近招工组的窗口，用一只眼睛从窗帘缝里寻找他要找的人。突然发现任纯厚坐在那里。“啊”，他吃了一惊，差点叫了出来，翻了翻白眼，咬了咬牙，扭头溜去。眼镜老头翻翻那一迭表，接上没有说完的话：“不过，你们那里已经推荐了一个曾有能了。”“我下乡五年都不推荐，他凭什么？”小任问。“他下乡已满两年也够条件。”老头答。“两年？你们有啥根据？”小任又问。“知青证”！老头把推荐表一抖又说“你看。”小任也不去看就质问起来：“你调查过吗？莫说两年多，就是半年也是挂名，两天都没去过！”老头搔了搔头说：“这就奇怪了，知青证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，填发日期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吗？”这时候，楼上叫郑主任接电话，老头把那张知青证丢到桌子中间，叫大家鉴别，就下楼接电话去了。座在桌边的人把那张证传看着，议论着，都说是把三字加了个竖横横，变成的“壹”。你言我语指责了一顿曾老歪，郑主任也接完电话上了楼。原来任纯厚怒走之后，同伴们也为他抱不平，七八个小伙跟在他后边进了城，到知青办论理。这个电话就是知青办打来说明情况并推荐任纯厚的。老头坐下来，高兴地对任纯厚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赶的正是时候，再晚一天就没希望了”。接着递过一张招工登记表又说：“拿去填好，明天体检。”小任双手接过那张纸，感激地望着在坐的人，默默走出了招工组。虽然斗赢了，他并不太乐观。因为还有政审，那道难过的关横在他的前面，而把关的又是对头人，能不能闯得过去，还是个大问题。但是，这个初步的喜讯，起码能给含着眼泪过日子的妈妈一点安慰。他迈开大步，想赶快到家，赶快见到妈妈。

这招待所离他家还有好几里，他一面走着一面想着：见到

妈妈说些啥？明天怎样去体检？还要找哪个坚持正义的领导实事求是写政审意见……想着走着，他一次又一次摸着那张表，生怕它掉了。

突然，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当他走到大街，接近闹市的时候，在离他二十来步远的地方，一个农村打扮的姑娘，被两个理港式发、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一左一右“维持”着，左边那个故意朝姑娘挨去，那姑娘扭过头去盯了一眼。几乎是同一刹那，右边那个用手朝姑娘胸前的衣兜摸去，那姑娘又把头扭过来，两只手护着胸前，咀一张，象是要喊又不敢喊。这一切小任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加快着步伐，想走上前去解救那位姑娘。也几乎是同一刹那他身后不远两个大包头、小胡子的小伙，尖叫一声“抓小偷！”任纯厚的手刚伸过去要抓，后边那两个就给他来了个突然袭击，前边那两个也动起手来，一阵拳打脚踢，打得小任口鼻流血，四个坏旦扬长而去，任纯厚挣扎着朝那四个人追了几步，便幌了几幌，一头栽到道边沟沿上，脑壳碰了一道大口，鲜血直淌。这一切，那个姑娘看得清清楚楚，只是被吓呆了，要跑迈不动步，要喊叫不出声。惊醒之后，她才指着前边慌忙走着的四个怪物喊着：“抓住凶手，抓住凶手！”因为街上人多，四个不知道是些啥东西的人被群众扭住送到公安局去了，姑娘才跑回来看被打倒在地的任纯厚。这时小任已被一大堆人围在垓心，人们七咀八舌议论着，有说是小偷被打的，有说被小偷打的。姑娘往人圈里钻去，一见满地是血，躺在血泊里的小任二目紧闭，脸色惨白，吓得她赶忙蒙住眼睛，不敢再看。“怎么办？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好人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”怜悯之心，给了他抛头露面的勇气。她扬扬右手，向群众呼吁：“同志们，我亲眼看见，这小伙子是为抓小偷挨打的，他被打成这个样子，眼看着有死亡的危险，我

们应该学习他见义勇为的风格，赶快抬他到医院抢救！”这几句话还起了作用，当即就有七八个人表态愿送小伙去医院。一会儿找来了单架，你一肩我一肩抬进了医院急救室。那位姑娘也一同来到。

那时间，医院工作不正常，药缺医生少，服务态度也不怎么样。伤者抬到急救室，恰恰碰到个“慢郎中”。众人着急他象没那回事，聚精会神在研究那篇《怎样识别公母鸡》。有位急性子实在憋不住了，略带一点讽刺地问道：“同志！你这叫急救室吗？”“门上有字！”郎中也没好回答。“病人抬来好久为什么不急救！”急性子反问。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急救？”郎中强词夺理。见无人再敢顶撞，才慢条斯礼推开那本研究鸡的书，抽出开处方的笔，习惯地伸出左手叫了一声“拿来！”这一要，把急性子那人搞糊涂了，答了一句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哼！看病规矩都不懂……”郎中嘀嘀咕咕，把笔一扔，又研究区别公母鸡去了。这个举动，激起了公愤，引起了一阵质问：“这是啥态度！”“你还讲不讲点人道主义”……。郎中好像是久居射击场的家麻雀，任你打炮我不惊，他站起来身来，卷起书本，启动脚步，冷冰冰地瞟了众人一眼，慢幽幽地诌了一句：“那就——另——请——高——贤。”说罢反背双手，轻移碎步，走了。不管身后怎样斥骂，头也不回。

那姑娘还算有心计，双方斗咀劲的时候，他去通过关系求救，找来了权威大夫和负责护士。护士缝合包扎伤口，医生检查心脏血压，不到廿分钟就处理完毕，比慢郎中耽误的时间短得多。处理完毕以后，大夫开言问道：“病人家属来了吗？”无人答言。有好几个人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姑娘，她也只是含羞地摇着头，并向大夫简要介绍了路遇的情况。“啊！原来是这样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大夫为难地说。“有危险吗？同

志。”姑娘急切地问。“失血过多，昏厥病危，急需输血抢救。家属不在，这怎么办？”大夫摊开两手，看样子有点着急。姑娘略微思索便道：“大夫同志，因为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好人，我们才把他抬来抢救。他的亲人在那里，现找也来不及。虽然亲人不在，还有我们大家。他能脱险，大家就放心了。做事做到头，救人要紧。”迟疑了一会，她缩起左臂的衣袖说道：“来，抽吧。”这一举动又感动了同来的热心人。因为，从动员抬人到求医，姑娘是那样赤诚关心，人家以为他是受伤者的亲人，不是亲妹子，也是好朋友，谁知他们竟是素不相识呢？姑娘有情之心感动了同情之人，好几个人伸出缩起袖管的手，争先抽血，把那大夫感动得连声谢谢。因为，这种情景在那时是很少有的，它不能不使这个正直的大夫肃然起敬。他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没有亲人送医的受伤者的亲人，感激着这支无名救护队伍。经过验血，合适的只有那位姑娘。二百西西殷红的热血从姑娘的动脉血管源源流出，通过滴注器，一滴一滴流进处于昏迷状态的受伤者的血管。这时人们用尊重的目光向姑娘告别离去。那姑娘稍稍休息了一会，把那张没有受血者姓名的输血单，随便折了折放进衣袋，轻手轻脚到了任纯厚的床头，象写生画家作画前体会模特儿一样，把这个小伙子的可爱的脸蛋，仔仔细细地用心描了一遍。可惜的是浓眉之下的大眼没睁开，口中的玉牙没出露。“快快醒来吧”，姑娘期望地想着。忽然她象察觉了什么，心头噔噔噔地跳，脸上热呼呼，象蒙了一层薄薄的胭脂色的尼龙纱，她羞涩地笑了，不过谁也没有看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急救室外传来一阵呼天喊地叫菩萨的哭叫声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子喊着“小三——！么儿——！你在那里？”，醉人似的撞进门来，扑到病床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

只是那想睁睁不开的眼里流出了两粒豆大的泪。见这情景，老人又哭了。姑娘见小伙了醒过来，明白这是脱险的征兆，心里感到高兴。她安慰着老人：“大娘，他已经脱险了，不要紧了。”听到姑娘说话，大娘抬起头来，想知道是谁，可是那蒙着泪纱的老眼，连个轮廓也没看清，她猜想这大概是医院的人，又埋下头来咽咽哽哽哭个不停。那姑娘也理解妈妈疼儿的心情，没有再劝，留了一句：“大娘你好好照应病人，我走了”，便慢慢地在黄昏中消失了身影。

不一会，老夫领着任培松也来到了急救室。老任看着儿子的伤势，眼里迸着泪花。大夫查看小任的病情，面带喜色告诉老任：病人脱险得救了。老婆子这才揩干泪问道：“可以给他东西吃吗？”大夫说可以，她对老头嘱咐一句就走了。

清醒的任培松，比哭昏了的老伴周到得多。他想到儿子受这样重的伤，又无亲人在场，没有医生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没有及时得力的抢救措施，是不能这样快脱险的。看到那一滴滴注到儿子身上去的血，他更是感动。因为这一切在当时乱遭遭的医院里很难想见。想到这里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大夫的手，说了一句“感谢你们……”就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咽喉，再也说不下去，那一对感激的眼睛里，却装满了汪汪的泪。好心的大夫也开了言，他说：“老同志，莫把功劳全记在我们头上，该感谢的是那一帮发扬雷锋精神的人。”接着他向老任诉说了抢救经过，特别夸奖了那位农村打扮的姑娘，指着床头输液架说：“救活你儿子的，主要是从那姑娘身上抽出来的这二百西西A型血。”“啊——！原来是这样，真会有这样的事吗？”老任自己问着自己，回味着大夫介绍的情景，特别是那位姑娘的可敬行为。他真想接那姑娘到自己家去，好好感谢，并给她重重的报酬。于是他问大夫：“她人呢？”那大夫用眼睛在屋里搜

寻了一遍，又探着头朝窗外找去，惋惜地回答着：“不知什么时候走了”。“哪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家住什么地方？快告诉我，我找她去”。老任又问。大夫摇了摇头，他这才察觉自己疏忽大意，竟连个姓名住址都没问，同时也埋怨这个姑娘太古怪，抽了血连个姓名也不留。这时的任纯厚比刚才清醒了一点，大夫的话他隐约听见，说到是一位姑娘救了他，便睁开了眼，想看一看恩人的容颜。听说姑娘不在，连个姓名也不知晓，他心中感到不安。他几乎使尽仅有的力气，才发出微弱的呼喊“爸爸”的叫声，把老任从沉思中叫应，他转过身来凑近纯厚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三儿，痛吗？”小任艰难地摇了摇头，痛得他咬着牙，又费力地说道：“爸爸，那位姑娘，你一定要，要找到她，好好，感谢人家。”老任点头作答，他才安祥合眼休息。

经过一个多星期，任纯厚头上缝了七针的伤口愈合拆了线，便回到家中卧床休息，继续治疗严重的内伤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妈妈曾老歪家大少爷当成工人没有？妈告诉他说，因为群众反对被刷下来了，他才舒了口气，要妈妈把那件血染的衣服拿来，从兜里摸出那张空白登记表，那上面已是血迹斑斑，他把它呆呆看着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妈问他是啥东西，他说是团员登记表。因为他不愿让母亲伤心，使这件失效之物血上加泪。

（三）

差不多养了半年时间，小任的身体才渐渐好起来。痛定思痛，钻进这个年轻人脑海里的东西更多了。有一个晚上，他想了很多：“九亿多人口的中国有多少个我这样的人？”“爸爸的命运是谁主宰，会不会好转？”“爸爸假若成了革命的对

象，我该怎么办？”“难道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，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？”……他想的都是些难题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，哪里有标准答案呢？不过，有一条简单的道理他是弄通了的。这就是：劳动创造世界。只要我有两只能够劳动的手，就能够活下去，不端铁饭碗，照样能为祖国出力，照样能吃饱肚皮。“可是，我现在——唉！”他长叹一声，两手枕着脑袋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寻思着适合自己特长的职业。他想，最好是伴奏，可是哪里兴请临时工伴奏的呢？没有人请到街上去卖艺？他摇着头，叹道：“唉，早知如此，不如学打草鞋。”这时，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里传来“夜半三更盼天明”的歌声，他立起身来，取下心爱的二胡，伴奏起来。

冬尽春始，又到了一九七五年。根据中央的政策，任培松从牛棚被请回原单位，官复原职，仍旧是商业局长。按说，父亲的冤兜兜甩掉了，就业的最大障碍清除了，凭啥条件任纯厚也该参加工作了。也真是“好人多磨难”，招工骨节眼上，他却大病缠身，虚弱得走路打偏偏。他妈去找招工组说明情况，人家二话不说就给了登记表，他也去履行了体检手续，证明并无致命疾病，只是身体太弱，医生建议调养。

让不让儿子去当工人？两老差一点闹翻。那是小任体检后的一个晚上，两老饭后休息，老伴高兴地把登记表递到老头手里说：“唉，真不容易啊。这回该不会政审不合格了吧。”老任接过表，沉思了好一阵。他考虑的是：单位里象他一样情况的还有两家，他们的子女也是下乡五六年还没工作，是先解决人家的问题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？自己身居领导，人家是一般职工，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好不好？还有，纯厚这孩子，现今年身体不好，就算被录用，也得相当时间才能工作。工厂招去工

人，为的是发展生产，创造财富，增强积累，不是随便塞个人进去吃闲饭。自己又不是养不起，何必让他去扮这么个角色，惹人家说闲话？一句话，自己是头头，要注意影响。想到这些，他决定要儿子放弃这次机会，并且耐心说服老伴这样办。“恐怕还要很好的商量一下。”他对坐在一旁的老伴不冷不热地说。老伴从老头那不怎么样的神态里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他知道老头有这个脾气：好事先人后己。从他嘴里说出来的“商量一下”，八成是“我不同意”。“这回不能由他！”老伴心头也拿定了主意。那对平时很和善的眼睛，差一点没鼓出来，那张平时总是挂笑的咀，翘得能挂把油壶。约莫半分钟，才没有好气的说道：“我看还没把你整够、整死！先给你说，你要从中捣鬼，老娘对你不客气！”说完摸出手帕，把头扭到一边，她又要哭了。老头子也知道她有这么个脾气，哭起来你再有理也没用。“你晓得我要捣鬼？简直是无凭生故乱怪人。”老头一句话问住了想哭的老伴，她本来就是猜的嘛。接着老头又说：“现在不谈这个事，等三儿回来再说。”他是需要时间想出一套起作用的办法才对老伴做工作。“要得嘛”。老伴想，三儿来了二对一，娘儿俩斗你一个，你准输，才和和气气的答应着。任培松一边品茶，一边想法，不太一会，一套方案设计出来了。他笑着对老伴说：“伙计，有一桩事情要请你跑一趟。”“啥事？”老伴问着。“韩老冬家你去过吗？”老头是明知故问。“去过，前天韩大嫂还来我这里摆了一阵哩。”老伴回答着。“老韩那病又犯了，上午他家小三去找我请假，问我还有没有上回给他那种药？——就是那个大活络丸，我记倒还有，你找一合给他送去好不好？顺便问问他还要些啥。唉，这家人太可怜，我们要尽力帮助他们才是。”老任这就开始做老伴的工作了。原来这老婆子是个善菩萨，只要是救人做好事，